

剖析整個國家的盤根錯節的偵查體制與司法制度，其筆觸已然進一步揉雜對台灣歷史、司法體系的思辨，讓威權的幽靈現身，也讓大眾更加意識到台灣作為法治國家的體質與問題。

今年度出版的《流氓王信福》，是張娟芬自2018年開始構思執筆，歷時4年蒐集、分析警局筆錄、法院判決及散逸各處的國家檔案局資料，逐步重建案情，即便已有上述兩案的經驗，張娟芬自陳「王信福案」是目前為止最困難的調查。至今仍被關在台南看守所的王信福，18歲時僅是留長髮、穿花襯衫就被認為違反《違警罰法》，屢次遭到拘留，如此幾次就成為「流氓」被移送管訓，後來與友人在KTV喝酒聚會的王信福，無意間被捲入殺警案，儘管偵辦過程充滿疑點，相關罪證不足且互相矛盾，王信福仍然被定罪。也因此案爭議的證據，張娟芬思索以非虛構寫作方式呈現這位台灣最高齡死刑犯的人生軌跡，她不單單還原事件、釐清時代脈絡，並試圖探究真相。

在此書撰寫的期間，為了讓大眾更能理解「王信福案」，張娟芬也曾在2020年執導紀實電影《審判王信福》，尋找不同領域對話的可能。回看張娟芬的書寫，她始終以溫柔堅毅的文字與被壓迫者同在，如同《流氓王信福》一書的封面，體制的大石也許難以一時撼動，但總有如張娟芬這樣不願放棄、堅毅推動的行義者。

郭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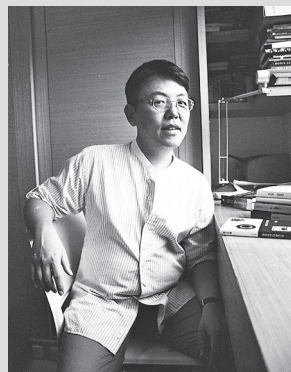


圖3 郭強生
攝影、提供／陳文發

寫作者的甜蜜與卑微

在出版環境日益嚴峻的此刻，郭強生依然推出《尋琴者》（再版）、《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增修版）、《用青春換一場相逢》3本著作。這三本著作，反映了文學之於郭強生，是技藝的展現，亦是文學歷史的見證，以及追索記憶的工具。

小說《尋琴者》描述一位年逾六十的生意人，為了處理亡妻遺留的訊息，與另一名調音師一同踏上尋琴之路。郭強生以凝鍊節制且極富音樂性的文字，描寫小說人物除了尋「琴」之外，也在尋「情」，旅途不斷延伸的同時，也深刻挖掘過去的深刻情感，小說扣緊音樂意象，鋪陳創作與親密情感關係的交織。郭強生也以此書榮獲第8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2020台灣文學金典獎、Openbook2020年度好書獎等多項大獎。

《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出版於2014年，記載郭強生從國外回台之後，在台十年的人生縮影，大多數文章的完成時間與其在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所任教時期重疊，他也在後記〈文學在青春轉

身後〉自陳此書應與《在文學徬徨的年代》（2002）、《作家命》（2021）視為「文學修行三部曲」，「每一本都是經過了八到十年的慢火熬煮」。本書裡，「文學」成為一道必須用人生證明的問題，無關純文學或類型文學，相較於操弄理論與學院中人相互辯駁，郭強生更為重視如何將國外經驗，藉由教學與文字在台灣轉化實踐。

本年度出版的全新創作《用青春換一場相逢》，郭強生帶領讀者重返18歲的青春歲月，漫遊穿梭這個他既在場也缺席的城市「台北」。這本散文集，郭強生特別使用「他」為視角，以第三人稱的角度觀看、漫遊年少時期的台北，將作者曾經親歷過的歲月、台北地景，以陌生的口吻訴說，從而拉出時間的距離感。當時所經歷的一切，在时光的沖洗、記憶堆裡的撿拾之中，擁有了不同的意義。

從16歲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第一篇小說算起，郭強生的創作經歷已經四十餘年。被視為早慧作家的他，已在不同領域獲得豐碩的成果，諸如各大文學獎項肯定；教學方面，參與東華大學創英所的成立，進而培育連明偉、葉佳怡等優秀的中生代作家。在小說選集《甜蜜與卑微》中，郭強生自陳「掙扎」是創作至今的追求。近四十年的寫作生涯，如今寫作、閱讀之於郭強生，已經成為最純粹的行為，時不時以未經世事的少年目光，重新看待一切。寫了四十餘年，郭強生還想繼續寫，想寫甚麼呢？在與孫梓評的對談中，郭強生曾說：「可以的，無論是現在還是以後，還會繼續寫下去吧。人生還有什麼難關？」，也許我們可以再次期待他的突破之作。

陳育虹



圖4 陳育虹
攝影、提供／陳文發

詩的音色：中性與中西詩學

甫獲瑞典蟬獎（Cikada Prize）的詩人陳育虹，也於今年度推出詩集《霞光及其它》。瑞典蟬獎成立於2004年，為紀念197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肯定的瑞典詩人哈利·馬丁森（Harry Martinson）百歲冥誕所設，該獎評審認為陳育虹的詩作擁有強烈的音樂性，以及對於探索大自然的敬畏與渴望。陳育虹也是繼楊牧之後，第二位獲獎的台灣詩人。

陳育虹旅居加拿大多年，因當時生病的父親希望她不要放棄寫作，於是重拾詩筆，1996年出版首部詩集《關於詩》，父親雖於隔年辭世，但其心願也燃起陳育虹對於寫詩的熱情。《霞光及其它》為第8部作品，在日常生活尋找靈感，成為解讀此書的重要線索，第1部「海鷗詩學」取自於日常生活；第2部「落葉拼圖」為長達六百餘行的詩歌，雖然描寫戰爭、流亡，卻是希望利用大歷史重新拼湊母親的生命經驗；第3部「本事」，以十四節，五百餘行的文字，自我深刻挖掘詩人的內在。陳育虹曾將詩歌比擬為「一隻靦腆的貓」，這隻貓善於躲藏。面對詩歌，陳育虹不急著捕捉，而是如常生活、閱讀、繪畫。關於短詩，陳育虹以快照為喻，必須講